

李思敬 著

汉语“儿”[ə]音史 研究

儿

商务印书馆

汉语“儿”[ɐ]音史研究

李 思 敬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1986年·北京

HÀNYŮ "ER"[ə] YINSHǐ YÁNJIŪ

汉语“儿”[ə]音史研究

李思敬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9017·1438

1986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06 千

印数 3,400 册

印张 5 1/4

定价: 1.10 元

序

李思敬同志这本书所以写得尾篇了一通，
觉得材料丰富，论证方法对头，读来痛快，
是一部好书。

思敬同志首先用“参照音”的方法论证儿
系列字在全元时代的腔舌是个[ɿ]。元曲中支
遇韵有儿系列字，不可能读[ɿ]，否则不谐和。
在清代的歌曲中，儿系列字不与参照音押韵，
可见最迟在清初，儿系列字已经读[ɿ]了。再
加上《高昌馆杂字》汉文与回鹘文的对音证据，
[ɿ]的始生时代应该在明初。

“余韵独”时代，是儿化韵完全成熟时
代。

作者善于用材料。凡是有助于建立论据的
材料都用上了。例如他根据《元曲选》中的音

释，断定金瓶时代儿系列字有声母[ʤ]。又如他根据《金瓶梅》的谚语，断定明代已有儿化的现象。若非瞎去猜问，是办不到的。

第八章《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儿系列字的实际音值以及儿词尾的形态音位》写得特别精彩。作者说儿系列字的实际音值是个[ʤ]，这是正确的。作者把儿化韵分为拼合和化合两个类型。而旧派、中派、新派的儿化韵是从拼合型走向化合型的发展，这是发前人所未发，有很大的说服力。

统观全书，我认为这一份科研成果是可喜的收获，所以我乐意给它作序。

王 力

1984年7月16日

自序

现代汉语中的“儿”[ɐ]音始生于何时,学者们迄无定论。至于“儿化音”,过去又一直是现代汉语的研究课题,历史音韵学从来没有接触过它。关于它的来历,一直还是汉语史研究中的空白点。因此,探讨[ɐ]音的历史渊源,是普通话语音史研究中有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历史音韵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门独立的理论科学了。它发轫于宋。但自宋以来,学者们最感兴趣的是上古音和中古音的研究。到本世纪,才对元代以降的近代音有所关注。但大抵也还是以考证《中原音韵》音系为主,对于普通话语音史这个更切近的课题,仍然缺乏足够的重视。我想,倘使要让历史音韵学在我国的四化建设中更大地发挥作用,有必要更多地关注一下普通话语音史的研究,从而给现代汉语语音规范化问题多提供一点必要的历史依据。古音的研究是重要的,今音的研究尤其重要。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不薄古人爱今人。

但是,语音考古是一种死无对证的理论研究。“儿化音”又是方块汉字无法明确表示的语音变异现象。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总不免有临深履薄之感。

一九八〇年,《纪念王力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征文,我曾经把金元时代的儿音值这部分整理出来应命。先生赐书说:

你的文章我看过了，觉得很好。我将把你所举的例证采入我的《汉语语音史》。关于“儿”字的音值，我在《汉语语音史》上有新的拟测，更足以证明你的考证是正确的。

一九八〇年十月，有幸参加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会上我谈了关于儿化音成熟时代的意见，向前辈学者请教。殷煥先先生赐书说：

大著用心细密，设想周备，诚所谓神思妙悟。标以“字里行间”，洵然无愧。幸聆高论，欣然敬服。甚望以此精神对儿化现象穷源竟委，分常分变，为汉语语言学史放一异彩。这是辛苦的事，但总得有人去做。

导师的鼓励，前辈的奖掖，使我增强了信心。虽然时间很少，但利用工作余暇逐日积微，还是把它写完了。回想这一段的工作，实在是出于师长们语重心长的督责。使我惶愧的是，限于自己的见闻，并未能“穷源竟委”，而仅仅画了一个大致的历史轮廓。

大体说来，我的研究重点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 儿系列字的读音，从中古到现代，中间曾经存在着一个[ɿ]音值，并不是从中古音一下子跳到[ɐ]音值的。

(二) [ɐ]音值的产生是明代早期的事。明代以前是没有的。

(三) “儿化音”是明代中期产生，明代后期成熟的。

(四) 现代汉语北方话中的“儿化音”是由“儿”“日”“里”“了”四大来源构成的。“日”“里”“了”汇入“儿化音”不自今日

始,从历史上看,其来有自。

此外,对现代汉语普通话的[ə]音和“儿化音”,我提出、论证了以下几个论点:

(一)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儿系列字是复韵母[əɪ][aɪ]。我们通用的[ə]号,只能看作这两个复韵母的代号,它并不是单元音韵母。

(二) 普通话“儿化音”音变的奥秘在于词根语素韵母与“儿”音的[əɪ]韵母分别结成“拼合”与“化合”的关系,并不是笼统地加一个“卷舌作用”。

(三) 普通话的“儿化音”,从其历史演变看是由简变繁,而不是由繁变简。

(四) 普通话“儿化音”的形态音位可以表示为:

$$\{\text{ə}\} = \begin{cases} /əɪ/ \\ /aɪ/ \\ /əʼ/ \\ /aʼ/ \\ /uʼ/ \end{cases}$$

前四点,就我今天的认识,是可以作为定论的。后四点,则一得之愚,尚存乎取舍之间。

总的说,语音史的研究,端赖科学理论的推演。扶隐发微,不容杂有丝毫之私见。但由于受到材料、学识的局限,总是难以尽善的。所以语音考古只有相对的真实性而没有绝对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大家不断地探讨、认识、补缺、纠谬,去逐步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因此,这本书倘能成一块引玉之砖,引起同好的兴趣,今后共同探讨,把[ə]音史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也就算我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尽了一点绵薄。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杨耐思、戴淑娟学长给了我很大的

帮助。年来，良夫师给以支持、勉励；林焘师对第八章的修改多所指教；付梓前又蒙了一师百忙中审阅全稿并赐序。师友有厚望焉，我不敢言谢，唯有不断地以勤补拙，庶几不负所期。学海无涯，毕生难渡。管窥之见，深望读者和专家赐教。

李思敬

1984.6.29 序于北京

目 录

王力先生序	2
自序	4
第一章 对前人成说的商榷	1
1.1. 前人意见总述	1
1.2. 对辽金说的讨论	3
1.3. 对南宋说的讨论	6
1.4. 对元代说的讨论	9
1.5. 对上述诸说的总评	11
第二章 论金元时代汉语北方话儿系列字的音	
值为 [ɿ]	12
2.1. 论证儿音值的基本方法和“参照音”的确定	12
2.2. 几种近代的考察材料	13
2.3. 《北平歌谣集》和《北平歌谣续集》所见	14
2.4. 《北京俗曲百种摘韵》和“子弟书”《宁武关》 《红娘寄柬》所见	15
2.5. 关于《白雪遗音》和《霓裳续谱》	17
2.6. 一些特例的考辨	19
2.7. [ə]与参照音[i]不押韵的音理	20
2.8. 诸宫调和元杂剧所见	21
2.9. 证金元时代儿音的韵母	25
2.10. 证金元时代儿音的声母	26
第三章 论儿系列字的[ə]音值的始生时代	32

3.1.	考求[ə]音始生时代的方法	32
3.2.	明代早期的民间俗曲	33
3.3.	关于《高昌馆杂字》和儿化现象	35
3.4.	[ə]音值始生时代推测	40
第四章	汉语音韵学史上最早的儿化音记录	43
4.1.	《拙庵韵悟》中《应字提纲》和《八十四偶韵》辨	43
4.2.	《拙庵韵悟》的“吸法”和“曲咽”以及《八十四偶韵》、《应字提纲》的拟音	46
4.3.	清代早期俗曲的儿化韵脚	49
4.4.	《拙庵韵悟》中“俗”字的考古意义	51
4.5.	《西儒耳目资》的《列音韵谱》中的儿化音辨	52
4.6.	明末俗曲中的儿化韵脚	54
4.7.	考察儿化音的文献记录的意义	55
第五章	从《金瓶梅》的字里行间看儿化音的存在条件	57
5.1.	《金瓶梅》中儿词尾使用频度举隅	57
5.2.	从谚语的音节看儿化音存在的充分条件	59
5.3.	从构词以及其他词语搭配上看儿化音存在的充分条件	60
5.4.	从儿字处于稳定结构上看儿化音存在的充分条件	67
5.5.	从儿词尾使用密度上看儿化音存在的充分条件	71
5.6.	《金瓶梅》时代儿化幅度的探索	73
5.7.	赵元任“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原理的分析与推演	75
5.8.	论《金瓶梅》时代儿化音已经成熟	79
第六章	论汉语北方话中“儿化音”的始生时代	82
6.1.	元杂剧中合乎儿化条件的词语的考辨	82
6.2.	《西游记》中合乎儿化条件的词语举例	88
6.3.	明代早期俗曲中儿化音的迹象	90
第七章	现代汉语北方话儿化音的四大来源	91
7.1.	对赵元任的说的补充	91

7.2. “了→儿化音”的例证	92
7.3. “里→儿化音”的范围	94
7.4. “日”字汇入儿化音的历史迹象	95
7.5. “里”字汇入儿化音的历史迹象	97
第八章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儿系列字的实际音值	
以及儿词尾的形态音位	99
8.1. 前人对儿系列字音值的描述	99
8.2. 汉语普通话中儿系列字的实际音值	101
8.3. 儿系列字的韵母在现代汉语韵母系统中的地位	106
8.4. 对赵元任论老派儿化音和新派儿化音的意义的述评	107
8.5. 从儿系列字的复韵母性质看老派、半老派、 新派的儿词尾的形态音位	112
8.6. 老派、半老派、新派儿化韵演变的比较	125
8.7. 现代汉语普通话儿词尾形态音位的归纳	133
总结	138
[附录] <“儿”[ɐ]音的演变>(唐虞)	141

第一章

对前人成说的商榷

1.1. 前人意见总述

本文所称[ɛ]音,不是仅指“儿”这一个字,而是指一系列字。它们包括《中原音韵》支思部所收的:

平声阳——儿、而、洎

上 声——尔、迤、耳、饵、珥、駢

去 声——二、貳、餌

我把这些字总称为“儿系列字”。此外,本文还讨论“儿”字作后缀时与词根语素结合成一个音节的语音现象,同时还讨论到参与儿化作用的其他几个词:日、里、了,以及现代汉语普通话“儿化音”的形态音位。

[ɛ]音是什么时代产生的,一直未有定论。前人有以下一些主张:

(一) 一九三二年唐虞先生发表《儿(ɛ)音的演变》,^①提出辽金时代[ɛ]音已经存在了(以下简称“辽金说”)。

(二) 一九三二年赵荫棠先生发表《中原音韵研究》,认为儿

① 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见本书附录)。

系列字在《中原音韵》里显系[ɤ]音(以下称“元代说”)。^①

(三) 一九五六年李格非先生发表《汉语“儿词尾”音值演变问题的商榷》^②认为儿系列字在南宋时代变为[ɤ]音的可能性很大(以下称“南宋说”)。

上述宋、辽金、元诸说,以辽金说影响最大。赞同此说的学者很多。罗常培先生在《汉语音韵学导论》中说:

止摄日母“儿、耳、二”等字之韵母,现代注音字母特造儿韵以标之。此种音变自《中原音韵》收“儿、耳、二”等字入支思部可略见其端。更以辽、金、元三史译名中“儿”等字之对音证之,则其转变当在宋元之际。^③

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ɤ]音的始生时代是什么时候,但他们认为在元代儿系列字的韵母音值并不是[ɤ],而是和《中原音韵》支思部所收的其他字一样,都是[i]。如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

əɪ←iɛ, i, iə(日母)[支]儿、尔、迹;[脂]二、貳;[之]而、涸、耳、洱、珥、餌。在《中原音韵》里,这些字是属支思韵的,可见十四世纪的读音是[zi]。^④

董同龢先生在《汉语音韵学》中说:

① 见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第155页,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

② 见《武汉大学学报》1956年第一期。

③ 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第58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④ 见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第161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儿、尔、二(3-)——国语失去声母而元音为[ə], 这里韵母当是-ī。^①

持此说的学者大都只着眼于《中原音韵》把儿系列字收入支思部这个事实来推测, 没有其他论据。如果只从韵辙归字着眼, 并不能与前一说形成对立。因为唐虞先生和罗常培先生同样也以《中原音韵》的归字来解释[ə]音。所以后一说持论固是, 但论据不足, 仍未足以反驳前说。持前说的学者们指出儿系列字的音值在宋辽金元时代已经不是《切韵》时代的旧音, 这一点是对的, 是这些学者在[ə]音史研究上的功绩。但是这一派对于为什么那时已经是[ə]音值而不会是其他的音, 也没有提出论据来。所以宋辽金元时代儿系列字真正的读音仍有待于探讨、论证。下边首先就宋辽金元诸说所持论据的得失加以分析、讨论。

1.2. 对辽金说的讨论

唐虞先生的辽金说所根据的论证材料是“对音”。他列举了《辽史》《元史》中三十一条材料, 如:

起儿漫/kerman
畏吾儿/Huyri
打耳班/Derbend
笃来帖木儿/Dure Timer
答儿脑儿/taalnor

^① 见董同龢《汉语音韵学》第64页, 1979年版。

等等,来论证:

拿“儿、耳、尔”等字对译 r 或 l 音自辽以来已经找到直接的证据了。所以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因为“儿、耳、二”等,字数不多而且难发难切,姑且把它们附属在支思部里头,他那种为难迁就的情形和方以智所谓“儿在支韵独字无和,姑以人谁切附入支韵”;以及杨选杞所谓“而字一音最为难读。余则于中声日字内仍存一字。盖此一声仅此一字而他无所切。其字母同类无音,亦借而字作母,以为会意之切。识者当潜心细辨而得之。”恐怕都是一样的。若从上面所举许多中西对音的材料看,实际上在元朝泰定甲子(西元1324)以前的北方语音早就把“儿”等读作[ə]音,非但不是《切韵》时代的[nzi]或[nziě],而且也不见得和现在凤台[zɿ]音相同罢?①

在儿系列字音值的研究上,唐虞先生筌路蓝缕之功是不能埋没的。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检讨一下他的材料和立论,就会发现:

(1) 凭这些对音材料还只能判断儿系列字的相对音值而无法确定其绝对音值。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大体估量一下是哪一类音,而确定不了究竟是哪一个音。因为,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象“r”、“l”以及汉语的“儿”这一些音,彼此听起来远不象[p][p']这一些音那么明确,那么容易判断。所以,唐文所引用的对音材料所反映出来的事实,只能说明那些音大体与汉语当时的儿系列字的读音相类。如果我们再联系金元时代的诗歌押韵以及儿系列字在现代北方话中的不同音值来考虑,那么,可供选择的就

① 凤台音原作[zɿ],误,据该文前边的方言调查记音改为[zɿ]。参本书附录。

不只是[ɐ]一个音了。所以，单凭“儿”“耳”和“r”、“l”对译的关系，还难以确证辽金时代儿系列字的音值肯定是[ɐ]，而不会是其它相类的音。

(2) 唐虞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风台的[zɿ]音，但是并没有充分地重视它在儿音考古上的重要意义。反之，却用“也不见得和风台[zɿ]音相同吧？”这样一个猜想轻易地否定掉了。猜想不能代替论证。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就轻易否定，不能不说是千虑之失。实际上唐文中提到的这个[zɿ]音值，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对唐文的论点都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障碍。因为这个音正是一个有卷舌成分的音，如果我们推想在辽金时代儿系列字就是类如这样的一种音，当时的人就用它来与“r”和“l”对音，有什么不可以呢？何以见得“不见得”是这个音呢？

(3) 语音的演变是逐渐的，是渐变的，不是突变的。儿系列字从隋唐音演变到[ɐ]音要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要有它的中间过渡形态。否则就很难理解[ɐ]音值出现的条件。关于儿系列字读音的演变过程，唐文后半部引据高本汉的说法，认为有以下七个阶段：

$$nzi > zi > zɿ > zɿ > zɿ > zɿ > ɐr$$

对于高本汉的这套假设性的历史拟测我们不作评论。只问：从[nzi]到[ɐr]，中间是否真正在历史上存在过过渡形态的音？虽然我们还没有条件给一切理论上的构拟形式都找到历史的证明，但是关键性的中间过渡形式的真实存在，我们应该确信其必有。否则，历史语音的拟测就难免“符号游戏”之讥。既然现代方言提供了[zɿ]这样的音值形态，并且这个音又符合语音发展的中间过渡形式的条件，那么，如果我们认为辽金时代的儿系列字还处在某种具有卷舌色彩的过渡音阶段，不是更加顺理成章么？